



通鑑紀事本末

(九)

袁樞著

國學基本叢書

通鑑紀事本末總目

第一冊

卷第一上

三家分晉

秦并六國

卷第一下

豪桀亡秦

卷第二上

高帝滅楚

諸將之叛

第二冊

卷第二下

匈奴和親

諸呂之變

南粵稱藩

七國之叛

梁孝王驕縱

卷第三上

漢通西南夷

淮南謀反

漢通西域

武帝伐匈奴

卷第三下

武帝平兩越

武帝擊朝鮮

武帝惑神怪

巫蠱之禍

燕蓋謀逆

第三冊

卷第四上

霍光廢立

趙充國破羌

匈奴歸漢

卷第四下

恭顯用事

成帝淫荒

河決之患

卷第五上

丁傅用事

董賢嬖倖

第四冊

卷第五下

王莽篡漢

光武中興

卷第六上

光武平赤眉

光武平漁陽

光武平齊

光武平隴蜀

卷第六下

楚王英之獄

馬后抑外家

竇氏專恣

西域歸附

第五冊

卷第七上

兩匈奴叛服

諸羌叛服

卷第七下

鮮卑寇邊

嬖倖廢立

梁氏之變

卷第八上

宦官亡漢黨錮之禍 董卓之亂

第六冊

卷第八下

黃巾之亂

韓馬之叛

袁紹討公孫瓚

卷第九上

曹操篡漢

卷第九下

孫氏據江東

劉備據蜀

第七冊

卷第十上

吳蜀通好

通鑑紀事本末 總目

諸葛亮出師平南中附

吳侵淮南

魏平遼東

卷第十下

明帝奢靡

司馬懿誅曹爽

吳易太子

諸葛恪寇淮南孫琳逆節附

卷第十一上

魏滅蜀

淮南三叛

司馬氏篡魏

第八冊

卷第十一下

晉滅吳

羌胡之叛樹機能 齊萬年

陳敏之叛

卷第十二

西晉之亂 賈氏 諸王 胡羯 江左中興附

第九冊

卷第十三上

劉淵據平陽 殺太弟 又附

慕容據鄴

成李據蜀

張氏據涼

卷第十三下

王敦平湘漢

石勒寇河朔

前趙平秦隴

石勒滅前趙

氐據仇池

卷第十四上

祖逖北伐

王敦之亂

蘇峻之亂

第十冊

卷第十四下

燕討段遼 討宇文附

趙魏亂中原 冉閔滅石氏附

卷第十五上

江左經略中原

桓溫伐燕

桓溫滅蜀

桓溫廢立

卷第十五下

苻氏據長安 苻堅墓立

苻秦滅涼

苻秦滅燕

第十一册

卷第十六上

慕容叛秦復燕肥水之役 姚萇滅秦

卷第十六下

丁零叛燕

拓跋興魏

魏伐後燕

卷第十七上

僞楚之亂

盧循之亂

第十二册

卷第十七下

譙縱之亂

呂光據姑臧

乞伏據金城

秃髮據廣武

蒙遜據張掖
秦滅後涼

卷第十八上

馮跋滅後燕

蒙遜滅西涼

乞伏滅南涼

蒙遜伐西秦

劉裕滅南燕

劉裕滅後秦

卷第十八下

赫連據朔方

魏滅北燕

魏滅夏

魏滅北涼

魏平仇池

第十二册

卷第十九上

劉裕篡晉

元魏寇宋

徐傳廢立

彭城王專政

卷第十九下

宋文圖恢復

宗愛逆節

太子劬弑逆

南郡王之叛

竟陵王之叛

卷第二十上

廢帝之亂

宋明帝北伐

第十四册

卷第二十下

蕭道成篡宋

魏遷洛陽

蕭鸞篡弑

卷第二十一上

元魏寇齊

蕭衍篡齊

卷第二十一下

南北交兵

魏伐柔然

第十五册

卷第二十二上

肇忠用事

邢巒寇巴西

梁魏爭淮堰

元叉幽后

六鎮之叛

卷第二十二下

元顥入洛

元魏之亂

卷第二十三上

魏分東西

高氏篡東魏北齊

宇文篡西魏後周

第十六冊

卷第二十三下

侯景之亂

卷第二十四上

梁氏亂亡陳霸先篡梁附

西魏取蜀

蕭勃據嶺南

王琳奔齊陳伐齊附

卷第二十四下

齊顯祖狂暴常山王篡立附

安成王篡立

周陳之叛

宇文護逆節

周伐齊周齊爭宜陽附

吐谷渾盛衰

第十七冊

卷第二十五上

周滅齊

楊堅篡周

卷第二十五下

始興王謀逆

隋滅陳

隋易太子

卷第二十六上

突厥朝隋

隋討高麗

第十八册

卷第二十六下

煬帝亡隋

高祖興唐

卷第二十七上

唐平東都李密 王世充

唐平河朔竇建德

唐平隴右薛舉

唐平河西李軌

卷第二十七下

唐平河東劉武周

唐平江陵蕭銑

唐平江淮杜伏威
沈滂與

唐平山東劉黑闥

李子通
輔公祏

第十九册

卷第二十八上

太宗平內難

太宗易太子

太宗平突厥

唐平鐵勒

卷第二十八下

唐平西突厥

太宗討龜茲

太宗平高昌

太宗平吐谷渾

卷第二十九上

貞觀君臣論治

唐平遼東

第二十册

卷第二十九下

吐蕃請和

突厥叛唐

唐平奚契丹

卷第三十上

武韋之禍

卷第三十下

太平公主謀逆

第二十一册

卷第三十一上

李林甫專政

姦臣聚斂

字文融 王 璆

楊慎矜 楊 釗

韋 堅

楊氏之寵

卷第三十一下

安史之亂

卷第三十二上

劉展之叛

李輔國用事

張后 程元振附

僕固懷恩之叛周智光附

元載專權

吐蕃入寇代宗幸陝

第二十二册

卷第三十二下

兩稅之弊

裴延齡姦蠹

吐蕃叛盟

卷第三十三

藩鎮連兵涇原之變 李懷光之叛附

第二十三册

卷第三十四上

僖文用事

憲宗平蜀劉闢

憲宗平吳李錡

魏博歸朝田弘正

憲宗討成德王承宗

卷第三十四下

憲宗平淮蔡吳元濟 德宗討吳少誠附

憲宗討淄青李師道

河朔再叛

卷第三十五上

南詔歸附

宦官弑逆甘露之變附

第二十四冊

卷第三十五下

朋黨之禍

武宗平澤潞

裘甫寇浙東

卷第三十六上

龐勛之亂

回鶻叛服

卷第三十六下

吐蕃衰亂唐復河湟附

蠻導南詔入寇

李克用歸唐

第二十五冊

卷第三十七上

黃巢之亂

藩鎮之亂

卷第三十七下

楊行密據淮南

王建據蜀

卷第三十八上

諸鎮相攻

朱溫取淄青

第二十六冊

卷第三十八下

朱溫篡唐崔裔誅宦官附

郢王篡弒

李氏據鳳翔岐蜀相攻附

卷第三十九上

錢氏據吳越董昌僭逆附

王氏據閩中

卷第三十九下

劉氏據廣州

高氏據荆南

徐氏篡吳

第二十七册

卷第四十上

馬氏據湖南

晉王滅燕

卷第四十下

後唐滅梁

莊宗滅蜀

卷第四十一上

鄴都之變李紹琛之叛附

安重誨專權

秦王之亂兩王篡弒附

第二十八册

卷第四十一下

契丹入寇

孟知祥據蜀

石晉篡唐

范楊之叛范延光 楊光遠

卷第四十二上

契丹滅晉劉知遠復汴京附

三叛連兵

卷第四十二下

郭威篡漢劉晏據河東附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十三上

劉淵據平陽殺太弟又附

漢靈帝中平五年春三月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醜落反。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爲持至尸逐侯單于。

六年。初。南單于於扶羅既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兵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

獻帝興平二年冬十二月。南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居于平陽。

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南單于呼廚泉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衆爲五部。各立其貴人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

魏邵陵厲公嘉平三年。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太祖留單于呼廚泉於鄴。分其衆爲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子也。爲左部帥。部族最彊。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

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執。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晉武帝泰始六年。初。魏人居南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自謂其先漢氏外孫。因改姓劉氏。

咸寧五年。初。南單于呼廚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及魏武帝分匈奴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豹子淵幼而雋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鴈門范隆曰。吾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與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爲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憲。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喜任俠。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爲吾患耳。因歔歔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柰何以無形之疑。殺人待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太康十年冬十一月。詔以劉淵爲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惠帝永熙元年冬十月。以劉淵爲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

永興元年。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爲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爲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柰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與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及雜胡。聲言助穎。實欲叛之。王浚東嬴公騰。攻穎。淵請歸發五部兵。以擊浚。騰。穎許之。淵至左國城。宣等上大單于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于離石。淵聞穎去。鄴命劉景等將兵擊鮮卑。劉宣等諫而止。事並見西晉之亂。冬十月。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衆。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劉宣等請上尊號。淵曰。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稱漢王。於是卽漢王位。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樂公禪爲孝懷皇帝。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爲王后。以右賢王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左於陸王宏爲太尉。范隆爲大鴻臚。朱紀爲太常。上黨崔懿之後。部人陳元達。皆爲黃門郎。族子曜爲建武將軍。游固辭不就。元達少有志操。淵嘗招之。元達不答。及淵爲漢王。或謂元達曰。君其懼乎。元達笑曰。吾知其人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過三二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元達。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偉。性拓落高亮。與衆不

羣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常自比樂毅及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劉聰重之曰永明漢世祖魏武之流數公何足道哉

懷帝永嘉二年冬十月甲戌漢王淵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永鳳十一月以其子和爲大將軍聰爲車騎大將軍族子曜爲龍驤大將軍十二月乙亥漢主淵以大將軍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尙書令歡樂爲大司徒封陳留王后父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宗室以親疏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功伐悉封郡縣公侯

三年春正月徙都平陽大赦改元河瑞五月漢主淵封子裕爲齊王隆爲魯王漢主淵遣楚王聰等寇洛陽軍失利淵召聰等還事見西晉之亂

十二月漢主淵以陳留王歡樂爲太傅楚王聰爲大司徒江都王延年爲大司空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安北將軍趙固平北將軍王桑東屯內黃王彌表左長史曹嶷行安東將軍東徇青州且迎其家淵許之

四年春正月漢王淵立單徵女爲皇后梁王和爲皇太子大赦封子义爲北海王以長樂王洋爲大司馬秋七月庚午漢主淵寢疾辛未以陳留王歡樂爲太宰長樂王洋爲太傅江都王延年爲太保楚王聰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尙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以齊王裕爲大司徒魯王隆爲尙書令北海王义爲撫軍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始安王曜爲征討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廷尉喬智明爲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光祿大夫劉殷爲左僕射王育爲右僕射任顛爲吏部尙書朱紀爲中書監護軍馬景領左衛將軍永

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丁丑。淵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己卯。淵卒。太子和卽位。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淵以其無才行。終身不遷官。侍中劉乘素惡楚王聰。衛尉西昌王銳。恥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執。使三王總彊兵於內。大司馬擁十萬衆屯於近郊。陛下便爲寄坐耳。宜早爲之計。和攸之甥也。深信之。辛巳。夜召安昌王盛。安邑王欽等告之。盛曰。先帝梓宮在殯。四王未有逆節。一旦自相魚肉。天下謂陛下何。且大業甫爾。陛下勿信讒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盛旣死。欽懼曰。惟陛下命。壬午。銳帥馬景攻楚王聰于臺。攸帥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于司徒府。乘帥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尙書田密。武衛將軍劉璿攻北海王義密。璿挾義斬關歸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有備。馳還與攸乘共攻隆。裕攸乘疑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聰攻西明門。克之。銳等走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光極西室。收銳攸乘梟首通衢。羣臣請聰卽帝位。聰以北海王義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義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義及羣公正以禍難尙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家國之事。孤何敢辭。俟義年長。當以大業歸之。遂卽位。大赦。改元光興。尊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曰帝太后。以義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呼延氏。淵后之從父妹也。封其子粲爲河內王。翼爲彭城王。悝爲高平王。仍以粲爲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石勒爲并州刺史。封汲郡公。九月辛未。葬漢主淵于永光陵。諡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漢主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其壁間。刺而殺之。漢太后單氏卒。漢主聰尊母張氏爲皇太

后單氏年少美色聰蒸焉太弟又屢以爲言單氏慚恚而死又寵由是漸衰然以單氏故尙未之廢也呼延后言於聰曰父死子繼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業太弟何爲者哉陛下百年後粲兄弟必無種矣聰曰然吾當徐思之呼延氏曰事留變生太弟見粲兄弟浸長必有不安之志萬一有小人交構其間未必不禍發於今日也聰心然之又舅光祿大夫單沖泣謂又曰疎不聞親主上有意於河內王矣殿下何不避之又曰河瑞之末王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讓又以上主齒長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弟終弟及何爲不可粲兄弟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閒親疎詎幾主上寧可有意乎

愍帝建興二年春正月聰置丞相等七公又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爲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左右選曹尙書並典選舉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亞僕射以其子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尙書事進封晉王江都王延年錄尙書六條事汝陰王景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顓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中山王曜爲大司馬十一月漢主聰以晉王粲爲相國大單于總百揆粲少有雋才自爲宰相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刻懷諫國人始惡之

三年三月雨血於漢東宮延明殿太弟又惡之以問太傅崔瑋太保許遐瑋遐說又曰主上往日以殿下爲太弟者欲以安衆心耳其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今復以晉王爲相國羽儀威重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營兵以爲羽翼事執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也朝夕且有不可測之危不如早爲之計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餘

王竝幼固易奪也。苟殿下有意二萬精兵，指顧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大司馬不慮其爲異也。又弗從。東宮舍人荀裕告瑋，勸以謀反。漢主聰收瑋，還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禁又不聽朝會。又憂懼不知所爲。上表乞爲庶人，并除諸子之封。襲美晉王請以爲嗣，抽抑而弗通。

四年，漢中常侍王沈宣懷中宮僕射郭猗等，皆寵幸用事。漢主聰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一委相國粲。唯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自白，而自以其私意決之。故勳舊或不叙，而姦佞小人有數日至二千石者。軍旅歲起，將士無錢帛之賞，而後宮之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第舍，踰於諸王子弟。中表爲守令者三十餘人，皆貪殘爲民害。靳準闔宗諂事之。郭猗與準皆有怨於太弟。又猗謂相國粲曰：「殿下光文帝之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屬心。奈何欲以天下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三月上巳大宴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許衛將軍爲大單于，二王處不疑之地，竝握重兵，以此舉事，無不成者。然二王有一時之利，不顧父兄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臣屢言於主上，主上篤於友愛，以臣刀鋸之餘，終不之信。願殿下勿泄密表其狀。殿下儻不信，臣言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意，許其歸首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茲事已決，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因歔歔流涕。二人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計，卿能用之乎？」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卿即

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下敦睦。苟言不見信。則陷於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也。皮悼許諾。衆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其辭若一。衆以爲信然。斬復說。衆曰。殿下宜自居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路之言。皆云大將軍衛將軍欲奉太弟爲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之地矣。衆曰。爲之奈何。準曰。人告太弟爲變。主上必不信。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爲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意。爲之謀者。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收其賓客。與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上無不信之理也。衆乃命卜抽引兵去東宮。少府陳休左衛將軍卜崇。爲人清直。素惡沈等。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疾之。侍中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執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爲得所。安能俛首低眉。以事閹豎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二月。漢主聰出臨上秋閭。命收陳休卜崇。及特進綦母達。太中大夫公師瓌。尚書王琰。田歆。大司農朱諧。並誅之。皆宦官所惡也。卜幹泣諫曰。陛下方側席求賢。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乎。藉使休等有罪。陛下不下之。有司暴明其狀。天下何從知之。詔尙在。臣所未敢宣露。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拒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爲庶人。太宰河間王易。大將軍勃海王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西河王延等。皆詣闕表諫曰。王沈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姦黨。毒流海內。知休等忠臣。爲國盡節。恐發其姦狀。故巧爲誣陷。陛下不察。遽加極刑。痛徹天地。賢愚傷懼。今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謀據趙魏。曹嶷欲王全齊。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乃復以沈等助亂。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膏肓之

疾。後雖救之。不可及已。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羣兒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得洒掃閭閣。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讐。又深恨陛下。願以臣等膏鼎鑊。則朝廷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常然。卿何足恨乎。聰問沈等於相國。粲盛稱沈等忠清。聰悅。封沈等爲列侯。太宰易又詣闕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三月。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爲援。得盡諫爭。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九月。漢主宴羣臣於光極殿。引見太弟。義容貌憔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爲之慟哭。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漢相國粲使其黨王平謂太弟。義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衷甲以備非常。義信之。命宮臣皆衷甲以居。粲馳遣告斬準。王沈準以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爲亂。已衷甲矣。聰大驚曰。寧有是邪。王沈等皆曰。臣等聞之久矣。屢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聰使粲以兵圍東宮。粲使準沈收氏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酋長自誣與義謀反。聰謂沈等曰。吾今而後。知卿等之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於是誅東宮官屬。及義素所親厚。準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數十人。阬士卒萬五千餘人。夏四月。廢義爲北部王。粲尋使準賊殺之。義形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秋七月。漢主聰立晉王粲爲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故。大赦。

大興元年夏四月。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主聰立以爲左皇后。尙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

令曹恂諫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生承宗廟。沒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閑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成帝以趙飛鸞爲后。使繼嗣絕滅。社稷爲墟。此前鑑也。自麟嘉以來。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汗椒房。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曰。鑒等小子。狂言侮慢。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實。於是收鑒等送市。皆斬之。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瞑目吐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坐汝鼠輩與斬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準謂鑒曰。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漢滅由吾也。鑒曰。汝殺皇太弟。使主上獲不友之名。國家畜養汝輩。何得不滅。懿之謂準曰。汝心如梟獍。必爲國患。汝旣食人人。亦當食汝。

慕容據鄴

晉武帝太康二年。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曰慕容部。莫護跋生木延。木延生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三年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涉歸於昌黎。斬獲萬計。四年。鮮卑慕容涉歸卒。弟刪篡立。將殺涉歸子廆。廆亡匿於遼東徐郁家。六年。慕容刪爲其下所殺。部衆復迎涉歸子廆而立之。涉歸與宇文部素有隙。廆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軍討廆。戰于肥如。廆衆大敗。自是每歲犯邊。又東擊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

七年夏。慕容廆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帥見人。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校尉何龕。龕遣督護賈沈將兵送之。廆遣其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路。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

十年夏四月。慕容廆遣使請降。五月。詔拜廆鮮卑都督。廆謁見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兵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爲哉。龕聞之甚慚。深敬異之。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彊。數侵掠廆。廆卑辭厚幣以事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皝。仁昭。廆以遼東僻遠。徙居徒何之青山。

惠帝元康四年。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太安元年。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衆彊盛。遣其弟屈雲攻慕容廆。廆擊其別帥素怒延破之。素怒延恥之。復發兵十萬圍廆於棘城。廆衆皆懼。廆曰。素怒延兵雖多。而無濃制。已在吾算中矣。諸君但爲力戰。無所憂也。遂出擊大破之。追奔百里。俘斬萬計。遼東孟暉先沒於宇文部。帥其衆數千家降於廆。廆以爲建威將軍。廆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案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

懷帝永嘉元年冬十二月。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拓跋猗盧與廆通好。

三年。初。遼東太守龐本。襲殺東夷校尉李臻。詔以勃海封釋代之。釋收斬本。

五年。初。東夷校尉李臻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託爲臻報仇。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連年爲寇。東夷校尉封釋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民失業歸慕容廆者甚衆。廆廩給遣還。願留

者卽撫存之。鹿少子鷹揚將軍翰言於鹿曰：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外以鹿本爲名，內實幸災爲亂，封使君已誅，本請和而寇暴不已。中原離亂，州師不振，遼東荒散，莫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鹿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帥衆東擊連津，以翰爲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及前歸鹿者，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存，封釋疾病，屬其孫弈於鹿。釋卒，鹿召弈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冀州主簿俊幽州參軍，抽來奔喪，鹿見之曰：此家扞扞千斤健也。以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留仕鹿。鹿以抽爲長史，俊爲參軍，王浚以妻舅，崔恣爲東夷校尉。

愍帝建興元年，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灑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段氏兄弟專尙武勇，不禮士大夫，唯慕容廆政事脩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北平陽毗、廬江黃泓、代郡魯昌爲謀主，廣平游邃、北海逢羨、北平西方虔、西河宋奭，及封抽、裴開爲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岌弟眞、蘭陵繆愷、昌黎劉斌，及封弈、封裕、典機、要裕、拍之子也。裴嶷清方有幹略，爲昌黎太守，兄武爲玄菟太守，武卒，嶷與武子開以其喪歸過廆，廆敬禮之，及去，厚加資送，行及遼西道不通，嶷欲還就廆，開曰：鄉里在南，柰何北行？且等爲流寓，段氏彊，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中國喪亂，今往就之，是相帥而入虎口也。且道遠，何由可達？若俟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今欲求託足之地，豈可不慎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略？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修仁行義，有霸王之志，加以國豐民安，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開乃從之。旣至，廆大喜，陽耽清直沈敏，爲遼西太

守慕容翰破段氏於陽樂獲之。虜禮而用之。游邃逢羨宋奭。皆嘗爲昌黎太守。與黃泓俱避地於薊。後歸虜。王浚屢以手書召邃。兄暢暢欲赴之。邃曰。彭祖刑政不修。華戎離叛。以邃度之。必不能久。兄且磐桓以俟之。暢曰。彭祖忍而多疑。頃者流民北來。命所在追殺之。今手書殷勤。我稽留不往。將累及卿。且亂世宗族宜分。以冀遺種。遂從之。卒與浚俱沒。宋該與平原杜羣劉翔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以爲不足託。帥諸流寓同歸於虜。東夷校尉崔恚請皇甫岌爲長史。卑辭說諭。終莫能致。虜招之。岌與弟真卽時俱至。遼東張統據樂浪帶方二郡。與高句麗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遵說統帥其民千餘家歸虜。虜爲之置樂浪郡。以統爲太守。遵參軍事。

元帝建武元年三月。晉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爲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覆沒。天子蒙塵。琅邪王承制江東。爲四海所係屬。明公雖雄據一方。而諸部猶阻兵未服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奉詔令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杖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廆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大興元年三月。帝復遣使授慕容廆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辭公爵不受。廆以游邃爲龍驤長史。劉翔爲主簿。命邃創定府朝儀法。裴嶷言於廆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遠。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以爲西討之資。廆曰。君言大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是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乃以嶷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

稍稍擊取之。

二年平州刺史崔恚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意廆拘留之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約滅廆分其地恚所親勃海高瞻力諫恚不從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爲崔恚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執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既無統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恚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白廆曰悉獨官舉國爲寇彼衆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爲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并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它虞非策之得者也且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廆猶疑之遼東韓壽言於廆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倚其無備必破之策也廆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今不入城或能爲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知之詐爲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爲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既去翰卽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問使語廆出兵大戰廆使其子孰與長史裴嶷將精銳爲前鋒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初不設備聞廆至驚悉衆出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皆惶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廆盡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崔恚聞之懼使其兄

子燾詣棘城僞賀會三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教我耳。虜以示燾臨之以兵燾懼首服。虜乃遣燾歸謂玆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玆與數十騎棄家奔高句麗其衆悉降於虜。虜以其子仁爲征虜將軍鎮遼東官府市里。案堵如故。高句麗將如奴子據于河城。虜遣將軍張統掩擊擒之。俘其衆千餘家。以崔燾高瞻韓恆石琮歸于棘城待以客禮。恆安平人。琮鑿之孫也。虜以高瞻爲將軍。瞻稱疾不就。虜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它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濟世難。翼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斯願。柰何以華夷之異。介然疎之哉。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略何如耳。華夷何足問乎。瞻猶不起。虜頗不平。龍驤主簿宋該與瞻有隙。勸虜除之。勸不從。瞻以憂卒。宋該勸虜獻捷江東。虜使該爲表。裴嶷奉之。并所得三璽詣建康獻之。

三年三月裴嶷至建康。盛稱慕容虜之威德。賢僞皆爲之用。朝廷始重之。帝謂嶷曰。卿中朝名臣。當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嶷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闈。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容龍驤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體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嶷拜虜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四年十二月以慕容虜爲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封遼東公。單于如故。遣謁者卽授印綬。聽承制置官司守宰。虜於是備置僚屬。以裴嶷游邃爲長史。裴開爲司馬。韓壽爲別駕。陽耽爲軍諮祭酒。崔燾爲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虜立子皝爲世子。作東橫以平原劉讚爲祭酒。使皝與諸生同受

業。庾得暇亦親臨聽之。銑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國人稱之。庾徙慕容翰鎮遼東。慕容仁鎮平郭。翰撫安民。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成帝咸和六年冬。慕容廆遣使與太尉陶侃牋。勸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僚屬宋該等共議以廆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別。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進廆官爵。參軍韓恆駁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復之功。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羣凶。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邀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廆不悅。出恆爲新昌令。於是東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請封廆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八年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六月。世子銑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赦繫囚。以長史裴開爲軍諮祭酒。郎中令高詡爲玄菟太守。銑以帶方太守王誕爲左長史。誕以遼東太守陽鶩爲才而讓之。銑從之。以誕爲右長史。秋七月。慕容銑遣長史勃海王濟等來告喪。

九年秋八月。王濟還遼東。詔遣侍御史王齊祭遼東公廆。又遣謁者徐孟策拜慕容銑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

咸康元年秋七月。慕容銑立子儁爲世子。冬十月。王齊南還。十二月。慕容銑始受朝命。

二年秋九月。慕容銑遣長史劉斌兼郎中令遼東陽景。送徐孟等還建康。

三年秋九月。鎮軍左長史封弈等勸慕容銑稱燕王。銑從之。於是備置羣司。以封弈爲國相。韓壽爲司馬。裴開爲奉常。陽鶩爲司隸。王寓爲太僕。李洪爲大理。杜羣爲納言。令宋該劉睦石琮爲常伯。皇甫真陽協

爲冗騎常侍。宋晃平熙張泓爲將軍。封裕爲記室監。洪臻之孫。晃奭之子也。冬十月丁卯。魏武晉文輔政故事。

四年十二月。燕王皝討段遼。事見燕討段遼。

五年。燕王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冬遣長史劉翔參軍鞠連來獻捷論功。且言權假之意。并請刻期大舉共平中原。

七年春正月。燕王皝使唐國內史陽裕等築城於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二月。劉翔至建康。帝引見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爲燕王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爲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爲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爲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胄。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衆。屢殄彊敵。使石虎畏懼。悉徙邊陲之民。散居三魏。蹙國千里。以薊城爲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爲封邑。何哉。昔漢高祖不愛王爵於韓彭。故能成其帝業。項羽玩印不忍授。卒用危亡。吾之至心。非苟欲尊其所事。竊惜聖朝疎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尙書諸葛恢。翔之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爲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螿婦猶知恤宗周之隕。今晉室阽危。君位倅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嚮使靡鬲之功不立。則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則周人皆爲左衽矣。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忌間忠。

臣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輩耳。翔留建康歲餘。衆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彧。曰：石虎苞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容鎮軍翼戴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殊禮之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吳主封爲燕王。加以九錫。今慕容鎮軍屢摧賊鋒。威振秦隴。虎比遣重使。甘言厚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王慕容鎮軍惡其非正。却而不受。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忠順。豈社稷之長計乎。後雖悔之。恐無及已。弘爲之入言於帝。帝意亦欲許之。會虢上表稱庾氏兄弟擅權召亂。宜加斥退。以安社稷。又與庾冰書。責其當國秉權。不能爲國雪恥。冰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乙卯。以慕容暉爲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又以其世子儁爲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餘人。以劉翔爲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尙。嘗因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躡三紀。宗社爲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爲榮。以傲誕爲賢。謗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慚。詔遣兼大鴻臚郭悌持節詣棘城。册命燕王與翔等。偕北公卿。餞于江上。翔謂諸公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彊吳。蔓草猶宜早除。況寇讐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秋七月。郭悌劉翔等至燕。燕王虢以翔爲東夷護軍。領大將軍長史。以唐國內史陽裕爲左司馬。典書令。李洪爲右司馬。中尉鄭林爲軍諮祭酒。

八年冬十月，燕王皝遷都龍城，赦其境內。

成李據蜀

晉惠帝永康八年，初，張魯在漢中，賓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魏武帝克漢中，李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爲將軍，遷于略陽北土，號曰巴氏。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聞者異之。

永康元年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廆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中山耿滕爲益州刺史。廆，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領倉廩賑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兄弟材武，其黨類皆巴西人，與廆同郡，厚遇之，以爲爪牙。特等憑恃廆執，專聚衆爲盜，蜀人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懦弱，主不能制客，必爲亂階，宜使還本居，若留之險地，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廆聞而惡之。州被詔書，遣文武千餘人迎滕，是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廆猶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構怨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留少城以觀其變。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氏。陳西夷行至，且當待之，不然退保犍爲，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滕不從。是月，帥衆入州，廆遣兵逆之，戰于西門，滕敗死。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廆，請滕喪。廆義而許之。廆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總，總至江陽，聞廆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

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誰敢動者。總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已遇
廡軍。模白總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總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
之。與吾無嫌。何爲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總不聽。衆遂自潰。總
逃草中。模著總服格戰。廡兵殺模。見其非是。更搜求得總。殺之。廡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
改易守令。王官被召。無敢不往。李庠帥妹婿李舍。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他。氐符成。隗伯等。
四千騎歸廡。廡以庠爲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斷北道。

永寧元年春正月。李庠驍勇得衆心。趙廡浸忌之。而未言。長史蜀郡杜淑。張粲說廡曰。將軍起兵始爾。而
遽遣李庠握彊兵於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倒戈授人也。宜早圖之。會庠勸廡稱尊號。淑粲因白廡以
庠大逆不道。引斬之。并其子姪十餘人。時李特李流皆將兵在外。廡遣人慰撫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死。
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爲督將。特流怨廡。引兵歸縣竹。廡牙門將涪陵許弇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
固執不許。弇怒。手殺淑粲於廡閣下。淑粲左右復殺弇。三人皆廡之腹心也。廡由是遂衰。廡遣長史犍爲
費遠。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屯縣竹之石亭。李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軍。
燒之。死者什八九。遂進攻成都。費遠李苾及軍祭酒張徽。夜斬關走。文武盡散。廡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
廣都。爲從者所殺。特入成都。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廡罪狀。初。梁州刺史羅尚聞趙廡反。表廡素非雄
才。蜀人不附。敗亡可計日而待。詔拜尚平西將軍。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
冉等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驥於道奉迎。并獻珍玩。尚悅。以驥爲騎督。特流復以牛酒

勞尙於緜竹。王敦辛冉說尙曰：特等專爲盜賊，宜因會斬之。不然，必爲後患。尙不從。冉與特有舊，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三月，尙至成都。初，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入蜀者。又遣御史馮該、張昌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遣天水閻式詣羅尙求權。俾至秋，又納賂於尙及馮該。尙該許之。朝廷論討趙廡功，拜特宣威將軍。弟流奮威將軍，皆封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廡者，將加封賞。廣漢太守辛冉欲以滅廡爲己功，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尙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爲人傭力。開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爲行資。特復遣閻式詣尙求停至冬。辛冉及韃爲太守李苾以爲不可。尙舉別駕蜀郡杜弢秀才爲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流民一年。尙用冉苾之謀，不從。弢乃致秀才板出還家。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尙，言流民前因趙廡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設關，以奪取之。尙移書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數爲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帥歸。特乃結大營於緜竹，以處流民。移辛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榜通衢，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取以歸。與弟驥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於是流民大懼。歸特者愈衆。旬月間過二萬人。流亦聚衆數千人。特又遣閻式詣羅尙求申期。式見營柵衝要，謀揜流民。歎曰：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辛冉李苾意不可回，乃辭尙還緜竹。尙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趣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尙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緜竹，言於特曰：尙雖云爾，然未可信也。何者？尙威刑不立，冉等各擁疆。

兵一旦爲變。亦非尙所能制。深宜爲備。特從之。冬十月。特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苾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所虜矣。宜爲決計。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尙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死者甚衆。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尙冉。尙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執。今若之何。於是六郡流民李含等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以其弟流行鎮東大將軍。號東督護。以相鎮統。又以兄輔爲票騎將軍。弟驥爲驍騎將軍。進兵攻冉於廣漢。尙遣李苾費遠帥衆救冉。畏特不敢進。冉出戰屢敗。潰圍犇德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尙於成都。尙以書諭閻式。式復書曰。辛冉傾巧。曾元小豎。李叔平非將帥之材。式前爲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日初至。隨穀庸賃。一室五分。復值秋潦。乞須冬熟。而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刀。以致爲變。卽聽式言。寬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十月進道。今達鄉里。何有如此也。特以兄輔弟驥子始蕩雄。及李含含子國離。任回李攀攀弟恭。上官品任臧楊襲上官惇等爲將帥。閻式李遠等爲僚佐。羅尙素貪殘。爲百姓患。特與蜀民約灋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尙頗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拒。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

太安元年夏五月。河閒王顒遣督護衙博討李特軍于梓潼。朝廷復以張微爲廣漢太守。軍于德陽。羅尙遣督護張龜軍于繁城。特使其子鎮軍將軍蕩等襲博。而自將擊龜。破之。蕩敗博兵於陽沔。梓潼太守張

演委城走巴西丞毛植以郡降。蕩進攻博於葭萌。博走。其衆盡降。河間王顥更以許雄爲梁州刺史。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秋八月。李特攻張微。微擊破之。遂進攻特營。李蕩引兵救之。山道險隘。蕩力戰而前。遂破微兵。特欲還涪。蕩及司馬王幸諫曰：「微軍已敗。智勇俱竭。宜乘銳氣。遂禽之。特復進攻。微殺之。生禽微子存。以微喪還之。特以其將蹇碩守德陽。李驥軍毗橋。羅尙遣軍擊之。屢爲驥所敗。驥遂進攻成都。燒其門。李流軍成都之北。尙遣精勇萬人攻驥。驥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一二。許雄數遣軍攻特。不勝。特執益盛。建寧大姓李毅。毛詵。逐太守杜俊。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應特。衆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牋降。而辭意不遜。毅誘而殺之。

二年春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尙。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改元建初。羅尙保太城。遣使求和於特。蜀民相聚爲塢者。皆送款於特。特遣使就撫之。以軍中糧少。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就食。李流言於特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又與特司馬上官惇書曰：「納降如待敵。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爲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爲更逆。加疑忌。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荊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軍三萬。以救羅尙。岱以阜爲前鋒。進逼德陽。特遣李蕩及蜀郡太守李璜。就德陽。太守任臧共拒之。岱軍執甚盛。諸塢皆有貳志。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言於羅尙曰：「李特散衆。就食。驕怠無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尙使叡夜縋出城。宣旨於諸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擊特。叡因詣特。詐降。特問城中虛實。叡曰：「糧儲將盡。但餘貨帛耳。叡求出省家。特許之。遂還報尙。二月。尙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

特兵大敗。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流民大懼。李流、李蕩、李雄收餘衆，還保赤祖。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孫阜破德陽，獲蹇碩，任臧，退屯涪陵。三月，羅尚遣督護何冲、常深等攻李流。涪陵民藥紳等亦起兵攻流。流與李驥拒深，使李蕩、李雄拒紳。何冲乘虛攻北營，氏符成、隗伯在營中叛應之。蕩、母羅氏擐甲拒戰，伯手刃傷其目。羅氏氣益壯，營垂破。會流等破深紳引兵還，與冲等戰，大破之。成伯帥其黨突出詣尚。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馳馬逐北，中矛而死。朝廷遣侍中燕國劉沈假節統羅尚、許雄等軍討李流。行至長安，河間王顥留沈爲軍師，遣席遠代之。李流以李特、李蕩繼死，宗岱、孫阜將至，甚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李驥、李雄迭諫不納。夏五月，流遣其子世及、含子胡爲質於阜軍。胡兄離爲梓潼太守，聞之，自郡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雄曰：「爲今計當如是，而二翁不從，柰何？」離曰：「當劫之耳。」雄大喜，乃共說流民曰：「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爲魚肉，惟有同心襲阜，以取富貴耳。衆皆從之。雄遂與離襲擊阜軍，大破之。會宗岱卒於墊江，荊州軍遂退。流甚慚，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六月，李雄攻殺汶山太守陳圖，遂取郫城。秋七月，李流徙屯郫，蜀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甯州，或東下荊州，城邑皆空，野無煙火。流虜掠無所得，士衆饑乏。唯涪陵千餘家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平西參軍涪陵徐輦，說羅尚求爲汶山太守，邀結長生與共討流。尚不許。輦怒，出降於流。流以輦爲安西將軍，輦說長生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流軍由是復振。九月，李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仁明，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流卒，衆推李雄爲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雄使武都朴泰給羅尚使襲郫城，云已爲內應。尚使隗伯將兵攻郫，泰約舉火爲應。李驥伏兵於道。

秦出長梯於外。隗伯兵見火起，爭緣梯上。驥縱兵擊大破之，追奔夜至城下，詐稱萬歲曰：「已得郟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之，退保太城。隗伯創甚，雄生獲之，赦不殺。李驥攻犍爲，斷尚軍道，獲太守龔恢，殺之。閏十二月，李雄急攻羅尚，尚軍無食，留牙門張羅守城。夜由牛鞞水東走，羅開門降。雄入成都，軍士饑甚，乃帥衆就穀於郫，掘野芋而食之。許雄坐討賊不進，徵卽罪。

永興元年春正月，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荊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存。李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爲蜀人所重，欲迎以爲君，而臣之。長生不可，諸將固請雄卽尊位。冬十月，雄卽成都王位。大赦，改元曰建興。除晉灑約灑七章，以其叔父驥爲太傅，兄始爲太保，李離爲太尉，李雲爲司徒，李璜爲司空，李國爲太宰，閻式爲尚書令，楊褒爲僕射，尊母羅氏爲王太后。追尊父特爲成都景王，雄以李國、李離有智謀，凡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十一月，羅尚移屯巴郡，遣兵掠蜀中，獲李驥妻魯氏及子壽。

光熙元年春三月，范長生詣成都，成都王雄門迎，執板拜爲丞相，尊之曰范賢。夏六月，成都王雄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曰晏平。國號大成，追尊父特曰景皇帝，廟號始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范長生爲天地太師，復其部曲，皆不豫征稅。諸將恃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閻式上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從之。

張氏據涼

晉惠帝永寧元年春正月，以散騎常侍安定張軌爲涼州刺史。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

爲涼州。時州境盜賊縱橫。鮮卑爲寇。軌至。以宋配氾瑗爲謀主。悉討破之。威著西土。

懷帝永嘉二年春二月。涼州刺史張軌病風。口不能言。使其子茂攝州事。隴西內史晉昌張越。涼州大族。欲逐軌而代之。與其兄酒泉太守鎮。及西平太守曹祛。謀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請以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鎮祛上疏。更請刺史。未報。遂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軌下教欲避位。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閣入言曰。晉室多故。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當鳴鼓誅之。遂出戒嚴。會軌長子寔自京師還。乃以寔爲中督護。將兵討鎮。遣鎮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先往說鎮。爲陳利害。鎮流涕曰。人誤我。乃詣寔歸罪。寔南擊曹祛。走之。朝廷得鎮祛疏。以待中袁瑜爲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南陽王模表請停瑜。武威太守張璠亦上表留軌。詔依模所表。且命誅曹祛。軌於是命寔帥步騎三萬討祛。斬之。張越奔鄴。涼州乃定。五月。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遣使貢獻歲時不絕。

四年十一月。詔加張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光祿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遣軌書。告以京師饑匱。軌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毯布三萬匹。

六年春三月。涼州主簿馬魴說張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西中郎將寔帥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璠帥胡騎二萬。絡驛繼發。秋九月。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拒涼州兵。張寔宋配等擊破之。苞奔柔凶塢。

愍帝建興二年二月壬寅以張軌爲太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朝廷以張軌老病拜其子寔爲副刺史夏五月西平武穆公張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己丑軌薨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父位冬十月以張寔爲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

三年冬十月涼州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行璽獻於張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歸於長安

四年夏四月張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曰今明公爲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或輿師發令府朝不知萬一違失謗無所分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三等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寔弟茂爲秦州刺史

元帝建武元年春正月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自長安奔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等齎詔賜張寔拜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共濟多難淑等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初寔叔父肅爲西海太守聞長安危逼請爲先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及聞長安不守肅悲憤而卒寔遣太府司馬韓璞撫戎將軍張閬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鴛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前驅又遣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鴛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敕鴛還軍俄聞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遂決遣鴛等進軍度嶺會

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至南安。諸羌斷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閭帥金城兵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先是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氏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獨涼州安全。

大興元年春三月。寔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卽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三年夏六月。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衆。從受道者千餘人。西平元公張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涉。牙門趙卬。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靈。應王涼州。涉卬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爲主。寔弟茂知其謀。請誅弘。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至。涉等懷刃而入。殺寔於外寢。弘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爲。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輓於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尙幼。推張茂爲涼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內。以駿爲撫軍將軍。秋八月。西平公張茂立兄子駿爲世子。四年春二月。張茂築靈鈞臺。基高九仞。武陵閻曾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我來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爲妖。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謂妖乎。乃爲之罷役。

永昌元年冬十二月。張茂使將軍韓璞帥衆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秦州。

明帝大寧元年八月。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鑿於桑壁。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于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爲沸。張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潰。曜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汜禕怒請斬之。岌曰。汜公糴

柏書生刺舉小才。不思家國大計。明公父子欲爲朝廷誅劉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之情共觀明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執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舉三秦之衆。乘勝席卷而來。將若之何。珍曰。曜兵雖多。精卒至少。大抵皆氏羌烏合之衆。恩信未洽。且有山東之虞。安能捨其腹心之疾。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邪。若二旬不退。珍請得弊卒數千。爲明公擒之。茂喜。使珍將兵救韓璞。趙諸將爭欲濟河。趙主曜曰。吾軍執雖盛。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疲困。其實難用。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聲震之。若出中甸。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獻馬牛羊珍寶。不可勝紀。曜拜茂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涼州牧。封涼王。加九錫。張茂大城姑臧。脩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所以脩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愚以爲苟恩未洽於人心。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忠信之志。失士民繫託之望。示怯弱之形。啓鄰敵之謀。將何以佐天子霸諸侯乎。願亟罷茲役。以息勞費。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物。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者哉。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今國家未靖。不可以太平之理責人於屯邇之世也。卒爲之。

二年夏五月甲申。張茂疾病。執世子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紵入棺。勿以朝服斂。是日薨。愍帝使者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使淑拜駿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前趙主曜遣使贈茂太宰。謚曰成烈王。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冬十二月。涼州將辛晏據枹罕不服。張駿將討之。從

事劉慶諫曰。霸王之師。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晏凶狂妄。忍其亡。可必。奈何。以饑年大舉。盛寒攻城乎。駿乃止。駿遣參軍王騰聘於趙。趙主曜謂之曰。貴州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騰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騰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尙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厚禮而遣之。

三年春二月。張駿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會黃龍見嘉泉。汜禕等請改年以章休祥。駿不許。辛晏以抱罕降。駿復收河南之地。

成帝咸和元年。張駿畏趙人之逼。是歲徙隴西南安民二千餘家于姑臧。又遣使脩好於成。以書勸成主。雄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思爲晉室元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闔至。有何已已。自是聘使相繼。

二年夏五月。張駿聞趙兵爲後趙所敗。乃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熹。金城太守張閔。武興太守辛巖。楊烈將軍宋輯等。帥衆數萬。東會韓璞。攻掠秦州諸郡。趙南陽王胤將兵擊之。屯狄道。抱罕護軍辛晏告急。秋。駿使韓璞。辛巖救之。璞進度沃干嶺。巖欲速戰。璞曰。夏末以來。日星數有變。不可輕動。且曜與石勒相攻。胤必不能久。與我相守也。與胤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吾糧不多。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天授我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乃帥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遂前逼璞營。璞衆大潰。胤乘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斬首二萬級。

進據振武。河西大駭。張閔辛晏帥其衆數萬降趙。駿遂失河南之地。

三年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理曹郎中索詢諫曰。劉曜雖東征。其子胤守長安。未易輕也。借使小有所獲。彼若釋東方之圖。還與我校。禍難之期。未可量也。駿乃止。

五年夏五月。張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五屯護軍。與趙分境。六月。趙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九錫。駿恥爲之臣。不受。留毅不遣。

七年。涼州僚屬勸張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駿立次子重華爲世子。

八年。初。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僞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尙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邪。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司隸波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小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彊。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讎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曰。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爲衆所推。遂有今日。

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國者，亦當帥衆輔之，厚爲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長安之失守也。敦煌計吏耿訪自漢中入江東，屢上書請遣大使慰撫涼州。朝廷以訪守持書御史，拜張駿鎮西大將軍，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至梁州，道不通，以詔書付賈陵，詐爲賈客以達之。是歲，陵始至涼州，駿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

九年春二月丁卯，詔遣耿訪王豐齎印綬授張駿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咸康元年，初，張軌及二子寔、茂，雖保據河右，而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張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遠近稱之。以爲賢君，駿遣將楊宣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諸國焉。耆子寔之屬皆詣姑臧朝貢。駿於姑臧南作五殿，官屬皆稱臣。駿有兼秦雍之志，遣參軍麴護上疏以爲勸。雄旣死，虎期繼逆，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鑿征西亮等汎舟江河，首尾齊舉。

五年九月，張駿立辟雍明堂以行禮。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

六年春三月，張駿遣別駕馬詵入貢于趙，表辭蹇傲。趙王虎怒，欲斬詵。侍中石璞諫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遺晉也。河西僻陋，不足爲意。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兵力分而爲二，建康復延數年之命矣。」乃止。璞苞之曾孫也。

穆帝永和元年十二月，張駿伐焉耆降之。是歲，駿分武威等十一郡爲涼州，以世子重華爲刺史，分與晉

等八郡爲河州。以寧戎校尉張瓘爲刺史。分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護等三營爲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爲刺史。駿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號皆倣天朝。而微變其名。車服旌旗擬於王者。

二年夏五月丙戌。西平忠成公張駿薨。官屬上世子重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嫡母嚴氏爲大王太后。母馬氏爲王太后。趙將軍王擢擊張重華。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涼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冲請降。涼州震動。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恒壁於廣武。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軌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用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

三年夏四月。趙涼州刺史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成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甯戎校尉張璩從俊言。固守大城。秋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趙王虎復遣其將劉渾等帥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不用。教軍士李嘉潛引趙兵千餘人登城。璩督諸將力戰。殺二百餘人。趙兵乃退。璩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以中書監石甯爲征西將軍。帥并州兵二萬餘人。爲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降于趙。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

師將軍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輅車戴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乘馬。艾不從，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趙人以為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執進擊，大破之，斬其將杜勳及魚獲首虜一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五月，秋與石甯復帥衆十二萬進屯河南。劉甯王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至于曲柳。張重華使將軍牛旋禦之，退守抱罕。姑臧大震，重華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別駕從事索遐曰：「君者一國之鎮，不可輕動。」乃以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爲軍正將軍。帥步騎二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甯于沙阜，甯退屯金城。秋七月，趙王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帥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擊張重華。遂城長最，謝艾建牙誓衆，有風吹旌旗東南，指索遐曰：「風爲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艾軍于神烏，王擢與艾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抱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艾還討叛虜斯骨真等，萬餘落皆破平之。九月，趙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抱罕護軍李達帥衆七千降于趙。自河以南，氐羌皆附於趙。冬十月乙丑，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奔世爲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爲燕王，而主公纔爲大將，何以表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其勸州主爲涼王，人臣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亦不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

祖封韓彭爲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爲王，若帥河右之衆，東平胡羯，脩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五年秋九月，涼州官屬共上張重華爲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重華屢以錢帛賜左右寵臣，又喜博奕，頗廢政事。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夙夜勤儉，以實府庫，正以讎恥未雪，志平海內故也。殿下嗣位之初，彊寇侵逼，賴重餌之故，得戰士死力，僅保社稷。今蓄積已虛，而寇讎尚在，豈可輕有耗散，以與無功之人乎？昔漢光武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通，沈寃困於囹圄，殆非明主之事也。」重華謝之。

卷第十三下

王敦平湘漢

晉懷帝永嘉五年，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數爲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驤聚衆據樂鄉反，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弢共擊破之。荊州刺史王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驤，驤請降。澄僞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於江，流民益怨忿。蜀人杜疇等復反，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於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共推爲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王敦爲揚州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夏四月，杜弢攻長沙。五月，荀眺

棄城奔廣州。弼追擒之。於是弼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吏甚衆。

六年。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寇掠荆土。以歆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爲竟陵太守。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於水中。王澄在荊州。悅成都內史王機。謂爲己亞。使之內綜心膂。外爲爪牙。澄屢爲杜弼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博奕。由是上下離心。南平太守應詹。屢諫不聽。澄自出軍擊杜弼。軍于作塘。故山簡參軍王冲擁衆迎應詹爲刺史。詹以冲無賴。棄之。還南平。冲乃自稱刺史。澄懼。使其將杜蕤守江陵。徙治孱陵。尋又犇沓中。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心所繫。今西收華容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遽爲犇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犇亡。誠不忍渡江。乃留屯沔口。琅邪王睿聞之。召澄爲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顛代之。澄乃赴召。顛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弼。弼別將王眞襲沔陽。顛狼狽。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共擊弼。敦進屯豫章。爲諸軍繼援。王澄過詣敦。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弼通信。遣壯士搃殺之。王機聞澄死。懼禍。以其父毅兄矩。皆嘗爲廣州刺史。就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將溫邵等叛。刺史郭訥迎機爲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訥遣兵拒之。將士皆機父兄時部曲。不戰迎降。訥乃避位。以州授之。

愍帝建興元年。胡亢性猜忌。殺其驍將數人。杜曾懼。潛引王冲之兵使攻亢。亢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虛。曾因殺亢而并其衆。周顛屯潯水城。爲杜弼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弼退保冷口。侃曰。弼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弼果來攻。侃使朱伺逆擊大破之。弼遁歸長沙。周顛出潯水。投王敦於

豫章敦留之。陶侃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乃表侃爲荊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睿召周顛，復以爲軍諮祭酒。王貢自王敦所還至竟陵，矯陶侃之命，以杜曾爲前鋒，大都督擊王冲斬之，悉降其衆。侃召曾，曾不至，貢恐以矯命獲罪，遂與曾反擊侃。冬十月，侃兵大敗，僅以身免。敦表侃以白衣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擊杜弼，大破之。敦乃奏復侃官。

二年春三月，杜弼將王真襲陶侃於休障。侃犇講中，周訪救侃，擊弼兵破之。

三年春二月，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討杜弼。前後數十戰，弼將士多死，乃請降於丞相睿。睿不許。弼遣南平太守應詹書，自陳昔與詹共討樂鄉，本同休戚。後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儻以舊交之情，爲明枉直，使得輸誠盟府，廁列義徒。或北清中原，或西取李雄，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詹爲啓呈其書。且言弼益州秀才，素有清望，爲鄉人所逼，今悔惡歸善，宜命使撫納，以息江湘之民。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弼降，赦其反逆之罪。以弼爲巴東監軍。弼旣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已。弼不勝憤怒，遂殺運復反。遣其將杜弘、張彥殺臨川內史謝摛，遂陷豫章。三月，周訪擊彥，斬之。弘犇臨賀。秋八月，陶侃與杜弼相攻。弼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弼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犇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甯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脚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爲信。貢遂降於侃。弼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鎮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寢益驕橫。初，朝廷聞張光死，以侍中第五猗爲安南將軍、監荆梁益甯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自武關出，杜曾迎猗於襄陽，爲兄子娶猗女，遂聚兵萬人。

與猗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弢，乘勝進擊。會有輕會之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會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會於石城。會軍多騎兵，密開門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會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時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屯宛。會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救於故吏襄陽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會乃遁去。會復致牋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許之。陶侃遺崧書曰：「杜會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會爲外援，不從。會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克而還。王敦嬖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朱伺及安定皇甫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虞爲荊州刺史，荊州將吏鄭攀馬雋等詣敦上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黜，衆情憤惋。又以虞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湏口。西迎杜會，虞爲攀等所襲，奔于江安。杜會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虞。虞督諸軍討會，復爲會所敗。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頌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祕卒，州人以祕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弘詣機降，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弘爲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弘及

廣州將溫邵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謀。進擊弘。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于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敦以杜弘爲將。寵任之。元帝建武元年。鄭攀等相與拒王廙。衆心不壹。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廙將赴荊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竟陵內史朱伺謂廙曰。曾猾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以伺爲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趨揚口。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卽爲曾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儁從曾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中。或欲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開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說伺曰。馬儁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廙於甌山。病創而卒。戊寅。趙誘朱軌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曾戰於女觀湖。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沔口。威震江沔。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胤將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

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王廙始得至荊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

大興元年冬十一月，詔以王敦爲荊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敦固辭州牧，乃聽爲刺史。

二年夏四月，周訪擊杜曾大破之。馬儻等執曾以降，訪斬之，并獲第五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朝所署，加有時望，白王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

石勒寇河朔

晉惠帝太安二年，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又表以遼西郡封務勿塵爲遼西公。

懷帝永嘉四年冬十月壬子，以劉琨爲平北大將軍，王浚爲司空，進鮮卑段務勿塵爲大單于。

五年秋七月，王浚設壇告類，立皇太子，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征鎮。以荀藩爲太尉，琅邪王睿爲大將軍，浚自領尚書令，以裴憲及其壻棗嵩爲尚書，以田徽爲兖州刺史，李暉爲青州刺史。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又遣族人高陽內史希合衆於中山，幽州所統代郡上谷廣寧之民多歸之。衆至三萬，王浚怒，遣燕相胡矩督諸軍與遼西公段疾陸眷共攻希，殺之，驅略三郡士女而去。疾陸眷務勿塵之子也。

六年冬十二月，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據苑鄉，受王浚假署。石勒遣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

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陸眷。疾陸眷弟匹磾。文鴛。從弟末杯。部衆五萬。攻勒於襄國。疾陸眷屯于渚陽。勒遣諸將出戰。皆爲疾陸眷所敗。疾陸眷大造攻具。將攻城。勒衆甚懼。勒召將佐謀之。曰。今城塹未固。糧儲不多。彼衆我寡。外無救援。吾欲悉衆與之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以疲敵。待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段氏最爲勇悍。而末杯尤甚。其銳卒皆在末杯所。今聞疾陸眷刻日攻城。其大衆遠來。戰鬪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之必矣。末杯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突門。旣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城上鼓譟。以助其執。萇攻末杯帳。不能克而退。末杯逐之。入其壘門。爲勒衆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疾陸眷收其餘衆。還屯渚陽。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鴛諫曰。今以末杯一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爲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眷不從。復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杯三弟爲質。而請末杯。諸將皆勸勒殺末杯。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厚以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眷盟于渚陽。結爲兄弟。疾陸眷引歸。王昌等不能獨留。亦引兵還薊。勒召末杯與之燕飲。誓爲父子。遣還遼西。末杯在塗。日南嚮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執遂衰。游綸張豺請降於勒。勒攻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

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奔廩丘。劉琨復以劉演爲兖州刺史。鎮廩丘。石勒

攻李暉於上白，斬之。王浚復以薄盛爲青州刺史。王浚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段疾陸眷，欲與之共擊石勒。疾陸眷不至，浚怒，以重幣賂拓跋猗盧，并檄慕容廆等，共討疾陸眷。猗盧遣有賞王六脩將兵會之。爲疾陸眷所敗。五月，石勒使孔萇擊定陵，殺田徽。薄盛帥所部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爲勒所取。漢主聰以勒爲侍中、征東大將軍。烏桓亦叛王浚，潛附於勒。冬十一月，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應當塗高之讖，謀稱尊號。前勃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搏、司空掾高柔切諫，浚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答。浚誣原與羣盜通，殺而梟其首。於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不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碩、貪橫尤甚。北州謠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棗郎，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監護柳城，盛稱慕容廆能接納士民，欲以諷浚。浚怒，殺之。浚始者唯恃鮮卑、烏桓以爲彊，旣而皆叛之，加以蝗旱連年，兵執益弱。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覘之。參佐請用羊祜陸抗故事，致書於浚。勒以問張賓，賓曰：「浚名爲晉臣，實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其欲得將軍，猶項羽之欲得韓信也。將軍威振天下，今卑辭厚禮，折節事之，猶懼不信，況爲羊陸之亢敵乎？夫謀人而使人覺其情，難以得志矣。」勒曰：「善。」十二月，勒遣舍人王子春董肇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起兵，誅討暴亂者，正爲殿下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又遺棗嵩書厚賂之，浚以段疾陸眷新叛，士民多棄己去，聞勒欲附之，甚喜。謂子春曰：「石公一時英傑，據有趙魏，乃欲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曰：「石將軍才力

疆盛誠如聖旨。但以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爲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爲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爲。而讓於殿下。顧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雖疆取之。必不爲天人之所與也。項羽雖疆。終爲漢有。石將軍之比殿下。猶陰精之與太陽。是以遠鑒前事。歸身殿下。此乃石將軍之明識。所以遠過於人也。殿下又何怪乎。浚大悅。封子春肇皆爲列侯。遣使報聘。以厚幣酬之。游綸兄統爲浚司馬。鎮范陽。遣使私附於勒。勒斬其使。以送浚。浚雖不罪統。益信勒爲忠誠。無復疑矣。

二年春正月壬辰。王子春等及王浚使者至襄國。石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塵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脩牋于棗嵩。求并州牧。廣平公。勒問浚之政事。於王子春。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賑贍。刑政苛酷。賦役殷煩。忠賢內離。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心。方更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者還。勸具言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益驕怠。不復設備。二月。石勒篡嚴。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賓曰。夫襲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吾後患乎。勒曰。然爲之奈何。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雖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脩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吾復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

泄軍謀故也。遣使奉牋送質于劉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稱己與猗盧方議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以贖罪。今便當遣六脩南襲平陽。除僭僞之逆類。降知死之逋叛。順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三月。勒軍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衆不敢復言。浚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入城。縱兵大掠。浚左右請禦之。浚猶不許。勒升其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之。勒召浚妻與之並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彊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此誰之罪也。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浚自投于水。束而出之。斬于襄國市。勒殺浚麾下精兵萬人。浚將佐等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前尙書裴憲從事中郎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曰。王浚暴虐。孤討而誅之。諸人皆來慶謝。二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逃其戮乎。對曰。憲等世仕晉朝。荷其榮祿。浚雖凶羸。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不敢有貳。明公苟不脩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又何逃乎。請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綽。昂之孫也。勒數朱碩。棗嵩等以納賄亂政爲幽州患。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表。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爲從事中郎。綽爲參軍。分遣流民。各還鄉里。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尙書燕國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遣使奉王浚首獻捷于漢。漢以勒爲

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驍騎大將軍東單于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初，王浚以邵續爲樂陵太守。屯厭次。浚敗，續附於石勒。勒以續子乂爲督護。浚所署勃海太守東萊劉胤棄郡依續。謂續曰：「凡立大功，必仗大義。君晉之忠臣，奈何從賊以自汙乎？」會段匹磾以書邀續同歸。左丞相容續從之。其人皆曰：「今棄勒歸匹磾，其如乂何？」續泣曰：「我豈得顧子而爲叛臣哉？」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乂。續遣劉胤使江東。容以胤爲參軍，以續爲平原太守。石勒遣兵圍續。匹磾使其弟文鴦救之。勒引去。

四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劉演于廩丘。幽州刺史段匹磾使其弟文鴦救之。虎拔廩丘，演奔文鴦軍。虎獲演弟啓以歸。冬十一月，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于坵城。據請救於劉琨。琨新得拓跋倚廬之衆，欲因其銳氣以討勒。箕澹衛雄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其難用。不若且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胡賊之牛羊，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無不濟矣。」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帥步騎二萬爲前驅。琨屯廣牧爲之聲援。石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曰：「澹士馬精彊，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必獲萬全。」勒曰：「澹兵雖衆，遠來疲弊，號令不齊，何精彊之有？今寇敵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自亡之道也。」立斬言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爲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大破之。獲鎧馬萬計。澹雄帥騎千餘奔代郡。韓據棄城走。并土震駭。十二月，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石勒。劉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爲。段匹磾遣信邀之，己未，琨帥衆從飛狐奔薊。匹磾見琨甚相親重，與之結婚約爲兄弟。勒分徙陽曲樂平民于襄國，置守宰而還。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期以翼戴晉室。辛丑。琨檄告華夷。遣兼左長史右司馬溫嶠。匹磾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秋七月。段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柸等。會于固安。共討石勒。末柸說疾陸眷涉復辰曰。以父兄而從子弟。恥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哉。各引兵還。琨匹磾不能獨留。亦還薊。大興元年春正月。遼西公疾陸眷卒。其子幼。叔父涉復辰自立。段匹磾自薊往奔喪。段末柸宣言匹磾之來。欲爲篡也。匹磾至右北平。涉復辰發兵拒之。末柸乘虛襲涉復辰殺之。并其子弟黨與。自稱單于。迎擊匹磾。敗之。匹磾走還薊。段匹磾之奔疾陸眷喪也。劉琨使其世子羣送之。匹磾敗羣爲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征北小城。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謂匹磾曰。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乖離。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等閉門自守。匹磾攻拔之。代郡太守辟閭嵩。後將軍韓據。復潛謀襲匹磾。事泄。匹磾執嵩據及其徒黨悉誅之。五月癸丑。匹磾稱詔收琨縊殺之。并殺其子姪四人。琨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帥琨餘衆奔遼西。依段末柸。奉劉羣爲主。將佐多犇石勒。悅林之曾孫也。朝廷以匹磾尙彊。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爲琨舉哀。溫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哀恤。盧諶崔悅因末柸使者。亦上表爲琨訟寃。後數歲。乃贈琨太尉侍中諡曰愍。於是夷晉以琨死故。皆不附匹磾。末柸遣其

弟攻匹磾。匹磾帥其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邀之於鹽山大敗之。匹磾復還保薊。末柸自稱幽州刺史。

二年夏四月。石勒遣石虎擊鮮卑。日六延於朔方。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俘虜三萬餘人。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段匹磾士卒飢散。欲移保上谷。代王鬱律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子奔樂陵。依邵續。

三年春正月。段末柸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邵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忘记。要請相與共擊。末柸續許之。遂相與追擊。末柸大破之。匹磾與弟文鴛攻薊。後趙王勒知續執孤。遣中山公虎將兵圍厭次。孔萇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使降其城。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爲主。勿有貳心。匹磾自薊還。未至厭次。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爲虎所遮。文鴛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竺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爲忠。釋而禮之。以爲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毋得擅殺。必生致之。吏部郎劉胤聞續被攻。言於帝曰。北方藩鎮盡矣。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爲石虎所滅。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發兵救之。帝不能從。聞續已沒。乃下詔以續位任授其子緝。六月。後趙孔萇攻段匹磾。恃勝而不設備。段文鴛襲擊大破之。

四年春三月。後趙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段文鴛言於匹磾曰。我以勇聞。故爲民所倚望。今視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民失所望。誰復爲我致死。遂帥壯士數十騎出戰。殺後趙兵甚衆。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兄與我俱夷狄。久欲與兄同爲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

見何爲復戰。請釋仗。文鴛罵曰。汝爲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故令汝得至此。我寧鬪死。不爲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戰不已。自辰至申。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鄆。前執文鴛。文鴛力竭。被執。城內奪氣。匹禪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樂安內史泊勒兵不聽。泊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匹禪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泊與兄子緝筮等輿襯。出降。匹禪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爲汝敬也。後趙王勒及虎素與匹禪結爲兄弟。虎卽起拜之。勒以匹禪爲冠軍將軍。文鴛爲左中郎將。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禪不爲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鴛邵續皆爲後趙所殺。

前趙平秦隴

晉懷帝永嘉元年春三月。以南陽王模爲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鎮長安。

五年。初。太傅越以南陽王模不能綏撫關中。表徵爲司空將軍。淳于定說模使不就徵。模從之。表遣世子保爲平西中郎將。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拒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納之。秋七月。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帥衆降漢。漢主聰以染爲平西將軍。八月。聰遣染與安西將軍劉雅帥騎二萬攻模于長安。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帥大衆繼之。染敗模兵於潼關。長驅至下邽。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帥其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遣淳于定出戰而敗。模倉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於漢。趙染送模於河內王粲。九月。粲殺模。

愍帝建興三年春二月丙子。以南陽王保爲相國。南陽王模之敗也。都尉陳安往歸世子保於秦州。保

命安將千餘人討叛羌。寵待甚厚。保將張春疾之。譖安云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輒伏刺客以刺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

元帝大興元年春三月。焦嵩陳安舉兵逼上邽。相國保遣使告急於張寔。寔遣金城太守竇濤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聞愍帝崩。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其大恥。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卽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二年夏四月。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置百官。以張寔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于漢。又降于成。上邽大饑。士衆困迫。張春奉保之南安祁山。寔遣韓璞帥步騎五千救之。陳安退保縣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逼。寔遣其將宋毅救之。安乃退。冬十二月。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以附晉王保。保使其將楊曼王連據陳倉。張顛周庸據陰密。松多據草壁。秦隴氏羌多應之。趙主曜遣諸將攻之。不克。曜自將擊之。

三年春正月。曜攻陳倉。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氏。曜進拔草壁。路松多奔隴城。又拔陰密。晉王保懼。遷于桑城。曜還長安。以劉雅爲大司徒。張春謀奉晉王保奔涼州。張寔遣其將陰監將兵迎之。聲言翼衛。其實拒之。閏三月。晉王保將張春。楊次與別將楊韜不協。勸保誅之。且請擊陳安。保皆不從。夏五月。春次幽保殺之。保體肥大。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保無子。張春立宗室子瞻爲世子。稱大將軍。保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陳安表於趙主曜。請討瞻等。曜以安爲大將軍。擊瞻殺之。張春奔抱罕。安

執楊次於保樞前斬之。因以祭保。安以天子禮葬保於上邽。諡曰元王。

永昌元年春二月，秦州刺史陳安求朝於曜。曜辭以疾。安怒，以爲曜已卒，大掠而歸。曜疾甚，乘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安邀擊獲之。謂寔曰：劉曜已死，子尙誰佐？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寔叱之曰：汝受人寵祿而叛之，自視智能何如？主上吾見汝不日梟首於上邽市。何謂大業？宜速殺我。安怒殺之。以寔長史魯憑爲參軍。安遣其弟集帥騎三萬追曜。衛將軍呼延渝逆擊斬之。安乃還上邽。遣將襲汧城，拔之。隴上氐羌皆附於安。有衆十餘萬。自稱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纂爲相。國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縣吾頭於上邽市。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之，慟哭曰：賢人民之望也。陳安於求賢之秋，而多殺賢者，吾知其無能爲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趙。趙以武爲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明帝大寧元年夏六月，陳安圍趙征西將軍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趣上邽以救之。與貢合擊安，大破之。安收餘騎八千，走保隴城。秋七月，趙主曜自將圍隴城。別遣兵圍上邽。安頻出戰，輒敗。右軍將軍劉幹攻平襄，克之。隴上諸縣悉降。安留其將楊伯支、姜沖兒守隴城。自帥精騎突圍出奔陝中。曜遣將軍平等追之。安左揮七尺大刀，右運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殪五六人。遠則左右馳射而走。先亦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遂奪其蛇矛。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匿於山中。趙兵索之，不知所。在。明日，安遣其將石容規、趙兵、趙輔威將軍呼延青人獲之。拷問安所在，容卒不肯言。青人殺之。雨霽，青人尋其迹，獲安於澗曲，斬之。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爲作壯士之歌。楊伯支斬姜沖兒。

以隴城降。別將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曜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氏羌皆送任請降。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

石勒滅前趙

晉元帝太興元年夏六月。漢主聰寢疾。徵大司馬曜爲丞相。石勒爲大將軍。皆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曜勒固辭。乃以曜爲丞相。領雍州牧。勒爲大將軍。領幽冀二州牧。勒辭不受。以上洛王景爲太宰。濟南王暉爲大司馬。昌國公顓爲太師。朱紀爲太傅。呼延晏爲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癸亥。聰卒。甲子。太子粲卽位。尊皇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王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改元漢昌。葬聰於宣光陵。諡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靳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粲多行無禮。無復哀戚。靳準陰有異志。私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宜早圖之。粲不從。準懼。復使二靳氏言之。粲乃從之。收其太宰景。大司馬驥。驥母弟車騎大將軍吳王逞。太師顓。大司徒齊王勸。皆殺之。朱紀。范隆奔長安。八月。粲治兵於上林。謀討石勒。以丞相曜爲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仍鎮長安。靳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粲常游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詔以從弟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衛將軍。準將作亂。謀於王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延。以歸。準遂勒兵升光極殿。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諡曰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屍。焚其宗廟。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稱制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爲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嵩不敢受。準怒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

矩曰。劉淵屠各小醜。因晉之亂。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帥衆扶侍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漢尙書北宮純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靳康攻滅之。準欲以王延爲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殺之。相國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帥精銳五萬以討準。據襄陵北原。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冬十月。曜至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歸之。與太傅朱紀等兵上尊號。曜卽皇帝位。大赦。惟靳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太尉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以石勒爲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爲趙公。勒進攻準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漢主曜使征北將軍劉雅。鎮北將軍劉策屯汾陰。與勒共討準。十一月。靳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石勒。勒囚泰。送於漢主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司空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況免死乎。卿爲朕入城。具宣此意。泰還平陽。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十二月。左右車騎將軍喬泰。王騰。衛將軍靳康等。相與殺準。推尙書令靳明爲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漢。石勒大怒。進軍攻明。明出戰大敗。乃嬰城固守。石虎帥幽冀之兵會石勒攻平陽。靳明屢敗。遣使求救於漢。漢主曜使劉雅。劉策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漢。曜西屯粟邑。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曜迎其母胡氏之喪於平陽。葬于粟邑。號曰陽陵。諡曰宣明皇太后。石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脩永光。宣光二陵。收漢主粲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二年春二月。石勒遣左長史王脩獻捷於漢。漢主曜遣兼司徒郭汜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加殊

禮出警入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拜王脩及其副劉茂皆爲將軍。封烈侯。脩舍人曹平樂從脩至粟邑。因留仕漢。言於曜曰。大司馬遣脩等來。外表至誠。內覘大駕彊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時漢兵實疲弊。曜信之。乃追汜還。斬脩於市。三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言脩死狀。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爲。今旣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爲之。何待於彼邪。乃誅曹平樂三族。漢主曜還都長安。夏六月。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詔曰。吾之先興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以從民望。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爲祖。亟議以聞。羣臣奏。光文始封盧奴伯。陛下又王中山。中山趙分也。請改國號爲趙。從之。以冒頓配天。光文配上帝。冬。石勒左右長史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等。勸勒稱尊號。勒不許。十一月。將佐等復請勒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漢昭烈在蜀。魏武在鄴故事。以河內等二十四郡爲趙國。太守皆爲內史。準禹貢復冀州之境。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勒許之。戊寅。卽趙王位。大赦。依春秋時列國稱元年。初。勒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史貫志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黨續咸爲律學祭酒。咸用法詳平。國人稱之。以中壘將軍支雄。游擊將軍王陽。領門臣祭酒。專主胡人辭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以石虎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自餘羣臣授位進爵各有差。

三年春二月。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慎四軍屯洛陽。叛降後趙。後趙將石生引兵赴之。安等復叛降司州。

刺史李矩。矩使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石生虜宋始一軍北渡河。於是河南之民皆相帥歸矩。洛陽遂空。

明帝太寧二年春正月。後趙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取東莞。東海劉遐退保泗口。司州刺史石生擊趙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掠。河東洪農之間。民不聊生矣。石生寇許潁。俘獲萬計。攻郭誦于陽翟。誦與戰大破之。生退守康城。後趙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皆破之。

三年春三月。北羌王盆句除附於趙。後趙將石佗自鴈門出上郡襲之。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趙主曜遣中山王岳追之。曜屯于富平。爲岳聲援。岳與石佗戰於河濱。斬之。後趙兵死者六千餘人。岳悉收所虜而歸。夏五月。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趙主曜使中山王岳將兵萬五千人趣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謨帥荊司之衆自嶧澠而東。欲會矩。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入自成臯關。與岳戰于洛西。岳兵敗。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之。過絕內外。岳衆饑甚。殺馬食之。虎又擊呼延謨。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趙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大破之。曜屯于金谷。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乃退屯澠池。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禽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氐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阮其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於并州。執騰殺之。阮其士卒七千餘人。曜還長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恚成疾。郭默復爲石聰所敗。棄妻子南奔建康。李矩將士陰謀

叛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衆南歸。衆皆道亡。惟郭誦等百餘人隨之。卒於魯陽。矩長史崔宣帥其餘衆二千降于後趙。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爲境矣。

成帝咸和三年秋七月。後趙中山公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遂進攻蒲阪。趙主曜遣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虎懼引退。曜追之。八月及於高候。與虎戰大破之。斬石膽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朝歌。曜濟自大陽。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塢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後趙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冬十一月。後趙王勣欲自將救洛陽。僚佐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常。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禽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卿以爲何如。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執。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勣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中山公虎進據石門。勣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塢。勣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策也。沮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二月乙亥。後趙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勣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營之間。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聞勣已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

交戰擒羯送之。曜問大胡自來邪。其衆幾何。羯曰。王自來。軍執甚盛。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己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閭闔。門夾擊之。曜少而嗜酒。末年尤甚。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踟頓。乃乘小馬北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揮陳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勒使徐光謂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衛送曜。邃虎之子也。曜瘡甚。載以馬輿。使醫李永與同載。己亥。至襄國。舍曜於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從。男女盛服以見之。曜曰。吾謂卿等久爲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邪。我殺石佗。愧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之久之。乃殺曜。

四年春正月。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大懼。與南陽王胤謀。西保秦州。尙書胡勳曰。今雖喪君。境土尙完。將士不叛。且當併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怒。以爲沮衆。斬之。遂帥百官奔上邽。詔征鎮。亦皆棄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於後趙。後趙遣石生帥洛陽之衆赴之。秋八月。趙南陽王胤帥衆數萬。自上邽趨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之。胤軍於仲橋。石生嬰城自守。後趙中山公虎帥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趙兵於義渠。胤犇還上邽。虎

乘勝追擊之。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南陽王胤。及其將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於襄國。又阬五郡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

五年春二月。後趙羣臣請後趙王勒卽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劉氏爲王后。世子弘爲太子。以其子宏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單于封秦王。斌爲左衛將軍。封太原王。恢爲輔國將軍。封南陽王。以中山公虎爲太尉。尙書令進爵爲王。虎子邃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宣爲左將軍。挺爲侍中。封梁王。又封石生爲河東王。石堪爲彭城王。以左長史郭敖爲尙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尙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中郎令裴憲。皆爲尙書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祕書監。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趙羣臣固請正尊號。秋九月。趙王勒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爲皇后。太子弘爲皇太子。

七年春正月。趙主勒大饗羣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今古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氏據仇池

晉惠帝元康六年。初。略陽清水氏楊駒。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爲

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爲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彊盛。徙居略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爲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十二月。自略陽帥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

愍帝建興元年。初。氏王楊茂搜之子難敵。遣養子販易於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梁州刺史張光鞭殺之。難敵怨曰。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氏活。氏有小罪。不能贖也。及光與楊虎相攻。各求救於茂搜。茂搜遣難敵救光。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虎厚賂難敵。且曰。流民珍貨。悉在光所。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光與虎戰。使張孟葺居前。難敵繼後。難敵與虎夾擊孟葺。孟葺及其弟援皆死。光嬰城自守。九月。光憤激成疾。僚屬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得死如登仙。何謂退也。聲絕而卒。州人推其少子遺領州事。又與氏戰沒。衆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梁州。冬十月。楊虎楊難敵急攻梁州。胡子序棄城走。難敵自稱刺史。

二年春正月。楊虎掠漢中吏民以犇成。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楊難敵。難敵去。咸以其地歸成。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皆爲成有。

元帝建武元年。氏王楊茂搜卒。長子難敵立。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

永昌元年春二月。趙主曜自將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仇池諸氏羌及故晉王保將楊韜。隴西太守梁勛。皆降於曜。曜遷隴西萬餘戶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得疾。將引兵還。恐難敵逼。

其後乃遣光國中郎將王獷說難敵。諭以禍福。難敵遣使稱藩。曜以難敵爲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武都王。

明帝大寧元年。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與弟堅頭南奔漢中。趙鎮西將軍劉厚追擊之。大獲而還。趙主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難敵送任請降於成。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難敵於成都。趙兵退。卽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雄遣稚兄侍中中領軍琯與稚出白水。征東將軍李壽及琯弟珩出陰平。以擊難敵。羣臣諫不聽。難敵遣兵拒之。壽珩不得進。而琯稚長驅至下辨。難敵遣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琯稚深入無繼。皆爲難敵所殺。死者數千人。

三年春三月。楊難敵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左右令崧拜。崧瞋目叱之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吾當與子共成大業。子忠於劉氏。豈不能忠於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氏汝本奴才。何謂大業。我寧爲趙鬼。不爲汝臣。顧排一人奪其劍。前刺難敵。不中。難敵殺之。

成帝咸和二年夏五月。趙武衛將軍劉朗帥騎三萬襲楊難敵於仇池。弗克。掠三千餘戶而歸。六年秋七月。成大將軍壽攻陰平武都。楊難敵降之。

九年春正月。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立。自稱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叔父堅頭之子盤爲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遣使來稱藩。

咸康三年。仇池氏王楊毅族兄初襲殺毅。并有其衆。自立爲仇池公。稱臣於趙。

穆帝永和三年冬十月。武都氏王楊初遣使來稱藩。詔以初爲使持節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

十一年春正月。故仇池公楊毅弟宋奴。使其姑子梁式王刺殺楊初。初子國誅式王及宋奴。自立爲仇池公。桓溫表國爲鎮北將軍秦州刺史。

十二年。仇池公楊國從父俊殺國自立。以俊爲仇池公。國子安彝秦。

升平四年春正月。仇池公楊俊卒。子世立。

海西公太和三年。以仇池公楊世爲秦州刺史。世弟統爲武都太守。世亦稱臣於秦。秦以世爲南秦州刺史。

五年。仇池公楊世卒。子纂立。始與秦絕。叔父武都太守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三月。秦西縣侯雅楊安王統徐成及羽林左監朱彤揚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伐仇池公楊纂。夏四月。秦兵至鷲峽。楊纂帥衆五萬拒之。梁州刺史弘農楊亮遣督護郭寶卜靖帥千餘騎助纂與秦兵戰於峽中。纂兵大敗。死者什三四。寶等亦沒。纂收散兵遁還。西縣侯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秦。纂懼。面縛出降。雅送纂於長安。以統爲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武帝寧康元年秋八月。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池。與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退守磬險。九月。安進攻漢川。冬。秦王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祕書監朱彤帥卒二萬出漢川。前禁將軍毛鷹揚將軍徐成帥卒三萬出劍門。入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餘拒之。戰於青谷。亮兵敗。奔固西城。彤遂拔漢中。徐成攻劍門。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於安。十一月。安克梓潼。荊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瑤救。

梁益瑤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朱彤於縣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奔於南中。秦遂取梁益二州。邛苻夜郎皆附於秦。秦王堅以楊安爲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屯墊江。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

卷第十四上

祖逖北伐

晉愍帝建興元年，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旣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元帝建武元年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衆數千人，在譙爲塢主。王之爲丞相也，遣行參軍譙國桓宣往說平、雅。平、雅皆請降。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洲，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廄。」見大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柰何毀之？乂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平大怒，於坐斬乂，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謝浮使殺之。逖進據太丘。樊雅猶據譙城，與逖相拒。逖攻之不克，請兵於南中郎將王含。桓宣時爲含參軍，含遣宣將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彼。」

今復爲我說雅。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爲援。前殷又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卽詣遜降。遜旣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王含復遣桓宣救之。虎解去。遜表宣爲譙國內史。六月己巳。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祖遜節度。尋復召裒還建康。

大興二年。初。蓬陂塢主陳川。自稱陳留太守。祖遜之攻樊雅也。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遜厚遇之。頭每嘆曰。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頭黨馮寵帥其衆降。遜。川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遜遣兵擊破之。夏四月。川以浚儀叛。降石勒。祖遜攻陳川於蓬關。石勒遣石虎將兵五萬救之。戰於浚儀。遜兵敗。退屯梁國。勒又遣桃豹將兵至蓬關。遜退屯淮南。虎徙川部衆五千戶於襄國。留豹守川故城。

三年夏六月。祖遜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遜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久飢得米。以爲遜士衆豐飽。益懼。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遜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遜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遜鎮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鎮戍歸。遜者甚多。境土漸蹙。先是趙固上官己李矩郭默互相攻擊。遜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皆受遜節度。秋七月。詔加遜鎮西將軍。遜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於晉。遜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

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重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於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尙書僕射戴淵爲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八月。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壬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爲立祠。王敦久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冬十月壬午。以逖弟約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約無綏御之才。不爲士卒所附。初。范陽李產避亂依逖。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爲。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爲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久長之策。乃帥子弟十餘人。間行歸鄉里。

永昌元年冬十月。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圍譙。豫州刺史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王敦之亂

晉元帝大興二年。初。王敦患杜會難制。謂梁州刺史周訪曰：「若擒會。當相論爲荊州。及會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陶侃將佐。以皇甫回爲侃所敬。責其不詣。已收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爲散騎常侍。以周訪代廙爲荊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荒弊。乃

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遺玉環玉腕以申厚意。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

三年秋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爲逆。敦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爲梁州刺史。督沔北諸軍事。鎮襄陽。舒旣還。帝徵爲右丞。敦留不遣。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爲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初。敦辟吳興沈充爲參軍。充薦同郡錢鳳於敦。敦以爲鎧曹參軍。二人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爲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內外。敦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曰。王敦以頃年之功。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爲患。劉隗爲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代甘卓爲湘州刺史。帝謂承曰。王敦姦逆已著。朕爲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卽戎。苟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十二月。詔曰。晉室開基。方

鎮之任。親賢並用。其以譙王丞爲湘州刺史。長沙鄧騫聞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丞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丞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丞曰。公未見知耳。鈔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不武。無能爲也。乃聽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丞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尙書僕射戴淵爲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陽尹劉隗爲鎮北將軍。都督清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爲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遣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爲侍中。司空。假節錄尙書。領中書監。帝以敦故。并疎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爲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寤。導由是得全。

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以郭璞爲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爲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潁川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旣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爲長史。曼。祐之兄孫也。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臣

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以充爲大都督。護東吳諸軍事。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兄光祿勳含乘輕舟逃歸於敦。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顛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顛曰。不然。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協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鑿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僞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該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絕之。敦遣參軍桓巖說譙王承。請承爲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虞悝爲長史。會悝遭母喪。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悝曰。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親屈臨之。敢不致死。然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桓巖。以悝爲長史。以其弟望爲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春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之內。皆應承。

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丞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丞遣主簿鄧騫至襄陽說甘卓曰。劉太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躡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竇可以文服。從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荆湘之粟。將軍欲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爲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尙疑之。騫曰。今旣不爲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旣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舍所能禦哉。迺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尙何顧慮邪。武昌旣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以恩意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爲變。又遣參軍丹陽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逆。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爲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爲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爲君之計。莫若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衆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勳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

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卽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恆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丞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虞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爲參軍。騫不可。卓乃遣參軍虞沖與騫偕至長沙。遺譙王承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隕命。而止尙淺。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發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廩。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日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跌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爲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顛爲尙書左僕射。王邃爲右僕射。帝遣王廩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留之。廩更爲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以爲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

以甘卓爲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敦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弘言於敦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弘爲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顛。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鞚諫曰。殿下國之儲副。柰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鞅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尙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顛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辛未大赦。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略。爲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

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沮。帝召周顛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顛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尙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顛避敦。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猗嘗爲臺郎。性姦諂。戴淵爲尙書惡之。猗說敦曰。周顛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忤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顛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顛及淵。先是敦謂謝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尙書。令戴若思爲僕射。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羣情怙然矣。敦怒曰。君麤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柰何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衆莫敢言。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釋之。黜爲領軍長史。嶠渾之族孫也。顛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聞之。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謂顛善。先往哭顛。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譽。愕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爲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

顓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充拔吳國殺內史張茂。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邛爲敦參軍，敦使邛歸說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於豬口，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旣得建康，乃遣臺使以驕虞幡駐卓軍。卓聞周顓戴淵死，流涕謂邛曰：吾之所憂，正爲今日。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吾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卽命旋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而卒。卓性本寬和，忽更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敦以西陽王叢爲太宰，加王導尙書令，王廙爲荊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言於敦曰：公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勳而人心實有未達。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也。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還武昌。初，宜都內史天門周緝聞譙王承起兵，使其兄子該潛詣長沙申款於承。魏乂等攻湘州急，承遣該及從事邵陵周崎間出求救，皆爲邏者所得。乂使崎語城中稱大將軍已克建康，甘卓還襄陽，外援理絕，崎僞許之。旣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乂殺之。乂考該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緝由是獲免。乂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乂射以示承。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

悵惋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癸巳。又拔長沙。丞等皆被執。又將殺虞惺。子弟對之號泣。惺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爲忠義之鬼。亦復何恨。又以檻車載丞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奔散。惟主簿桓雄。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爲僮。從丞不離左右。又見桓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荊州刺史王廩承敦旨。殺丞於道中。階承送丞喪至都。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慷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耳。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遣就舍。衆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旣而敦遣人潛殺之。魏又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乃往詣又。又喜曰。君古之解揚也。以爲別駕。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王敦止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甘卓家人皆勸卓備王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聞諫輒怒。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慮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并殺其諸子。敦以從事中郎周撫督沔北諸軍事。代卓鎮沔中。撫訪之子也。敦旣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爲謀主。唯二人之言是從。所譖無不死者。以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恆謝雍爲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大起營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識者咸知其將敗焉。王敦自領寧益二州都督。冬十月己丑。荊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廩卒。王敦以下邳內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衛將軍王含都督沔南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武昌太守。丹陽王諒爲交州刺史。使諒收交州刺史修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諒誘湛斬之。碩舉兵圍諒於龍編。十一月。以臨潁元公荀組爲太尉。辛酉。薨。罷司徒。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屬爲留府。帝憂憤成疾。閏月己丑。

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庚寅。太子卽皇帝位。大赦。明帝大寧元年。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夏四月。加敦黃鉞班劍。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司空導爲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欲爲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耶。敦乃止。以彬爲豫章太守。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爲外援。拜鑒兖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王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相見。久留不遣。敦黨皆勸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卽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爲之備。敦欲彊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舒爲荊州刺史。監荊州河南諸軍事。王彬爲江州刺史。會稽內史周札。一門五侯。宗族彊盛。吳士莫與爲比。王敦忌之。敦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周嵩以兄顓之死。心常憤憤。敦無子。養王含子應爲嗣。嵩嘗於衆中言。應不宜統兵。敦惡之。嵩與札兄子筵。皆爲敦從事。中郎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士民頗信事之。二年春正月。王敦誣周嵩周筵與李脫謀爲不軌。收嵩筵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殺周札諸兄子。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死。夏五月。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爲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爲。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尙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卽作亂。又以宿衛尙多。奏令三番休二。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嶠爲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錄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爲丹陽尹。且使覘伺朝廷。嶠恐旣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不敢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爲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溫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應詹爲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庾亮領左衛將軍。以吏部尙書卞壺行中軍將軍。郗鑒以爲軍號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兖州刺史劉遐。同討敦。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帝屯于中堂。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敦發哀。衆以爲

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尙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凶先。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諸文武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室。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伐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敦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周撫等。帥衆向京師。王含謂敦曰：此乃家事。吾常自行。於是以含爲元帥。鳳等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尙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以誅姦臣溫嶠等爲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恟懼。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嶠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司徒導遣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還藩武昌。今乃與大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關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爲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爲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

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爲忠臣而死。不爲無賴而生矣。含不答。或以爲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暉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秀。匹礮之弟也。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顧謂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乃謂其舅少府羊鑒及王應曰。我死應便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事。敦尋卒。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日夜縱酒淫樂。帝使吳興沈楨說沈充許以爲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乎。遂舉兵趣建康。宗正卿虞潭以疾歸會稽。聞之。起兵餘姚以討充。帝以潭領會稽內史。前安東將軍劉超宣城內史鍾雅皆起兵以討充。義興人周蹇殺王敦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沈充帥衆萬餘人與王含軍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摧氣沮。相持日久。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乘水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皆不能用。颺逃歸于吳。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

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沈充、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格渚渡淮，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胤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于青溪，尋陽太守周光聞敦舉兵，帥千餘人來赴。既至，求見敦，王應辭以疾。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丙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劉遐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豈可因亂爲亂也？」遐惶恐拜謝。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邪？含不從，遂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沉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爲恨。錢鳳走至闔廬洲，周光斬之，詣闕自贖。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充曰：爾以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平。充子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勁竟滅吳氏，有司發王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踞而斬之。與沈充首同懸于南桁。郗鑒言於帝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爲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收葬於義爲弘。」帝許之。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周撫與鄧岳俱亡，周光欲資給其兄，而取岳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岳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尙欲相危，況他人乎？」岳迴舟而走，與撫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撫岳出首得免死，禁錮。故吳內史張茂妻陸氏，傾家產帥茂部。

曲爲先登以討沈充。報其夫仇。充敗。陸氏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克之責。詔贈茂太僕。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溫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諫。處其朝者。恆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原其私心。豈遑晏處。如陸玩。劉胤。郭璞之徒。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臣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苟默而不言。實負其心。惟陛下仁聖裁之。郗鑒以爲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伏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冬十月。以司徒導爲太保。領司徒。加殊禮。西陽王兼領太尉。應詹爲江州刺史。劉遐爲徐州刺史。代王邃鎮淮陰。蘇峻爲歷陽內史。加庾亮護軍將軍。溫嶠前將軍。導固辭不受。應詹至江州。吏民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悅服。

三年春二月。贈故譙王丞甘卓。戴淵。周顛。虞望。郭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寃。尙書卞壺議以爲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諡。司徒導以爲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旣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諡之有。今三臣旣寢。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然卒用導議。贈札衛尉。

蘇峻之亂

晉成帝咸和元年。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及諸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及遣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刪之。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相屬。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旣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八月。以丹陽尹溫嶠爲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鎮武昌。尙書僕射王舒爲會稽內史。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丹陽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曰。今江東創業尙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爲廣州刺史。孚咸之子也。冬十月。南頓王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拒戰。爲胤所殺。貶其族爲馬氏。三子綽。超。演。皆廢爲庶人。免太宰西陽王羨。降封弋陽縣王。大宗正虞胤。左遷桂陽太守。宗宗室近屬。羨先帝保傅。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黨卞闡。亡奔蘇峻。亮苻峻送闡。峻保匿。不與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

二年冬十月。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苞容之。亮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朝臣無敢難者。獨光祿大夫卞壺爭之曰。峻擁彊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

深思之。亮不從。盡知必敗。與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此國之大事。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蠱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爲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爲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惟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召北中郎將郭默爲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司徒右長史庾冰爲吳國內史。皆將兵以備峻。冰亮之弟也。於是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即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峻遂不應命。溫嶠聞之。即欲帥衆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朝廷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旣死。獵犬宜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其從子智衍並勸成之。譙國內史桓宣謂智曰。本以彊胡未滅。將戮力討之。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詣約請見。約知其欲諫。拒而不內。宣遂絕約不與之同。十一月。約遣兄子沛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逃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詔復以下壺爲尚書令。領右衛將軍。以會稽內史王舒行揚州刺史事。吳興太守虞潭督三吳等諸郡軍事。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丹陽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

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雄釋之子也。庚申。京師戒嚴。假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衛將軍趙胤爲歷陽太守。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峻。以前射聲校尉劉超爲左衛將軍。侍中褚裒典征討軍事。亮使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謂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辛未。彝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進攻宣城。彝退保廣德。晃大掠諸縣而還。徐州刺史郗鑒欲帥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

三年春正月。溫嶠入救建康。軍于尋陽。韓晃襲司馬流於慈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而死。丁未。蘇峻帥祖渙許柳等衆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渚。軍于陵口。臺兵禦之。屢敗。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朝士以京邑危逼。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詔以卞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與侍中鍾雅帥郭默趙胤等軍。及峻戰于西陵。壺等大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卞壺帥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署一時蕩盡。壺背癱新愈。創猶未合。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隨眡。眡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與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死。庾

亮帥衆將陳于宜陽門內。未及成列。士衆皆棄甲走。亮與弟懌條翼。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將行。顧謂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亮乘小船。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乃安。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翹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翹即入上閣。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暉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帝以劉超爲右衛將軍。使與鍾雅褚翹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旣入。叱褚翹令下。翹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峻兵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令負檐登蔣山。裸剝士女。皆以壞席苦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初。姑孰旣陷。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佗。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佗物稱是。峻盡費之。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盍早爲之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何以爲臣。丁巳。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許柳爲丹陽尹。馬雄爲左衛將軍。祖渙爲驍騎將軍。弋陽王。業詣峻稱述峻功。峻復以業爲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蘧蔭覆之。吟嘯鼓枻。泝流而去。每逢邏所。輒以杖叩船曰。何處覓庾冰。庾冰正在此。人以爲醉不疑之。冰僅免。峻以侍中蔡謨爲吳國內史。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

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爲驍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郗鑒司空。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爲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推奉之。分兵給亮。三月。蘇峻南屯于湖。夏四日。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亮辟汪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願命爲恨。答曰。吾驅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能回。乃順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參軍榮陽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帥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爲攜貳邪。宜急追信改書。言必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卽追使者改書。侃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尙書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陶侃復追龔登還。嶠遺侃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唇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感理旣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彊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仁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

痛。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壹。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苟復召兵還。是爲敗於巒成也。願深察所陳。王愨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卽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晝夜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卽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溫。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旣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旣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五月。陶侃帥衆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卽與之談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起。用參軍賈寧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以其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爲帝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光祿大夫荀崧金紫光祿大夫華恒尙書荀邃侍中丁潭侍從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所受。繒絳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超猶啓帝授孝經論語。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曄守留臺。逼迫居民盡聚之後苑。使匡術守苑城。尙書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爲長史。初。蘇峻遣尙書張闔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行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大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衆等。皆舉兵應之。潭母孫氏謂

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盡遣其家僮從軍。鬻其環珮以爲軍資。謨以庾冰當還舊任。卽去郡以讓冰。蘇峻聞東方兵起。遣其將管商張健弘徽等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侃溫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蘇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爲嶠前鋒。告其衆曰。兵濃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乃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飢乏。嶠表寶爲廬江太守。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皆受鑒節度。鑒帥衆渡江。與侃等會于茄子浦。雍州刺史魏該亦以兵會之。丙辰。侃等舟師直指石頭。至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峻登烽火樓。望見士衆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溫嶠能得衆也。庾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亮司馬陳郡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王彰至曰。彰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彰爲小人。今王彰爲君子。殷融爲小人。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城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蘇峻。裨惠復勸彝宜且與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之。諸軍初至石頭。卽欲決戰。陶侃曰。賊衆方盛。難與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旣而屢戰無功。監軍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侃從之。夜築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諸將咸懼。其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江。

乘掠京口以東矣。已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王舒、虞潭等數與峻兵戰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乃令鑿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慶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勢。使郭默守大業。壬辰，魏該卒。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淦、陶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從之。渙撫過皖，因攻譙。國內史桓宣、寶往救之。爲渙撫所敗。箭貫寶牌，徹鞍。寶使人踢鞍拔箭，血流滿鞞。還擊渙，撫破走之。宣乃得出，歸于溫嶠。寶進攻祖約，軍于東關。拔合肥，會嶠召之。復歸石頭。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爲內應。後趙將石聰、石堪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衆潰，奔歷陽。聰等虜壽春二萬餘戶而歸。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甯聞祖約敗，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九月，戊申，導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耽、渙之曾孫也。陶侃、溫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嚮多捷。人情恟懼。朝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若天討有罪，則峻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更譽賊。及累戰不勝，嶠亦憚之。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常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徐來殄賊，不爲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

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鎮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旣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彊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嶠。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衆。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張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懼。潛突圍出。外留兵守之。郗鑒在京口。軍士聞之。皆失色。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徑至。不可常也。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大會僚佐。責納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報塞。今彊寇在近。衆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帥先義衆。鎮壹三軍邪。將斬之。久乃得釋。陶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羨融之兄也。庚午。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遣其子碩及其將匡孝。分兵先薄趙胤軍。敗之。峻方勞其將士。乘醉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邪。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陳不得入。將回趨白木陂。馬躡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鬻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閉城自守。溫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韓晃聞峻死。引兵趣石頭。管商弘徽攻慶亭壘。督護李閔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舍脩之孫也。商走詣庾亮降。餘衆皆歸張健。

四年春正月。光祿大夫陸暉及弟尙書左僕射玩。說匡術以苑城附于西軍。百官皆赴之。推暉督宮城軍。事陶侃命毛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其將平原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初讓少無行。太常華恒爲本州大中正。黜其品。及讓爲蘇峻將。乘勢多所誅殺。見恒輒恭敬不敢縱暴。及鍾劉之死。蘇逸欲并殺恒。讓盡心救衛。恒乃得免。冠軍將軍趙胤。遣部將甘苗擊祖約于歷陽。戊辰。約夜帥左右數百人奔後趙。其將牽騰帥衆出降。蘇逸蘇碩韓晃并力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祕閣。毛寶登城射殺數千人。晃謂寶曰。君名勇果。何不出鬪。寶曰。君名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二月丙戌。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擊蘇逸大破之。蘇碩帥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溫嶠擊斬之。韓晃等懼。以其衆就張健於曲阿。門隘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西軍獲蘇逸斬之。滕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業。并其二子播充。孫松及彭城王雄。陶侃與任讓有舊。爲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丁亥。大赦。張健疑弘徽等貳於己。皆殺之。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乙未。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戰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韓晃馬雄等輕軍西趨故鄣。郗鑒遣參軍李閔追之。及於平陵山。皆斬之。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以褚裒爲丹陽尹。時兵

火之後。民物彫殘。聚收集散。亡京邑。遂安。三月壬子。論平蘇峻功。以陶侃爲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加都督交廣甯州諸軍事。郗鑿爲侍中。司空。南昌縣公。溫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始安郡公。陸曄進爵江陵公。自餘賜爵侯伯子男者甚衆。卞壺及二子。眈眈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諡。路永。匡術。賈甯。皆蘇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爲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首領。爲幸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導乃止。陶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朝議欲留溫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又以京邑荒殘。費用不給。乃留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帝之出石頭也。庾亮見帝稽顙哽咽。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尙書侍中手詔慰喻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祖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之責。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優詔不許。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鎮蕪湖。陶侃溫嶠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陽侯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朝野莫不怪歎。及峻平。陶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付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赴。徵爲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憂愧而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諡曰敬。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

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